

## 你所知道的“985”“211”，都与他有关

“835建言”是“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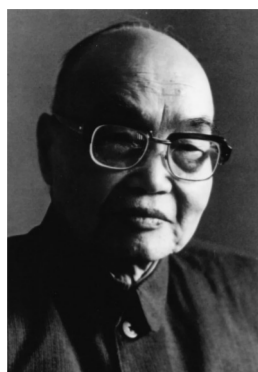
匡亚明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与文化遗产。1955年,匡亚明出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78年复出,再次执掌南京大学。1983年5月,匡亚明联合三位名誉校长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分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向中央提出“关于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该倡议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与亲笔批示,后来被称为“835建言”,成为我国“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的先声。

匡亚明以过人的胆识与远见,为南京大学聘来一批学界英才。听闻文史学家程千帆被迫“自愿退休”,匡亚明当即表示:“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有用武之地。”程千帆后来感慨:“匡老延长了我20年学术生命。”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还记得,自己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与匡亚明先生的接触。“中文系的学生特别幸运,几乎每年都有和匡老在一起的机会。”徐兴无介绍,匡老特别喜爱昆曲,一直关心、支持昆曲的发

寿镜吾其名字与形象,随着鲁迅那篇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写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鲁迅还描写了先生的外貌与自己的第一印象:“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鲁迅以孩童的视角描写,三味书屋带给人最鲜明的印



提到好大学,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985工程”“211工程”。这些高校建设项目,都和南京大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匡亚明有关。3月14日,由南京大学主办的纪念匡亚明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者研讨会在京举行。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匡亚明先生曾经工作过的高校齐聚,共同回顾匡亚明深耕高等教育的半生征程。

展,不时邀请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等知名艺术家到南京大学礼堂演出折子戏,中文系的师生便和匡老一起看戏。“每次演出前,他都请中文系研究戏曲的名家吴新雷先生给我们介绍剧情。匡老就是传统文,把青年学子们带进了我们无的艺术殿堂,让我们耳濡目染,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喜爱的情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王博说:“在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基础上,匡老更让人感动的是‘认领天下英才而成就之’。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家很重要的标准。”

编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986年11月,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匡亚明开始主持世纪之交的大型传统文化研究工程,编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200部评传,6000万字,从孔子到孙中山,涵盖了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涉及文史哲政经法,这不是象牙塔里的摆

### 鲁迅的启蒙恩师寿镜吾

象是“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据寿镜吾的老家、师从寿镜吾读书的寿耕梅的回忆文章:“三味书屋”的气氛经常肃穆,架上古籍不少,上面一方“三味书屋”白底黑字横匾,不表年月款识,两边悬挂着一幅七言板联,联语为“至乐会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正中一幅“梅花鹿”,这是传下来的多年古画,衬映出书屋朴实无华。

三味书屋的布置和气氛映照出寿镜吾先生的性格。寿镜吾(1849—1930),名怀鉴,字镜吾,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20岁的寿镜吾考取会稽县学生员(秀才)。然而,因看到清王朝的腐败,他决意不走科举应试之路,在故乡教书育人。

鲁迅形容寿镜吾“方正,质

朴,博学”。在学者们的回忆中曾写到,寿镜吾为拒绝洋人来三味书屋“拜访”,曾特意在院里修了个空坟,以示“誓死不合作”,他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深感不满,常常从昏皇帝、专制太后一直骂到贪官污吏,并以一生不应乡试、不用洋货以示抗议。这正是他的“方正”所在。寿镜吾的质朴则体现在生活上的简朴。据记载,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只有一件夏布长衫,而且肩背已打了补丁。长衫就挂在书屋里,谁出门谁就穿上,回来再脱下挂起来。而寿镜吾的博学则体现在他的教学上,他厘定规约,年收学生不过8人,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他教学认真,因材施教,善于发现学生的优长。

鲁迅幼时求学最广为人知的是“早”字的故事。有一

近期《匡亚明文集》编纂将正式启动。该《文集》拟系统梳理匡亚明先生的重要著述与成果,既是对其学术思想的全面整理与集中呈现,也是对中国思想研究传统的重要赓续。

思想出海,他的心血将走出国门

匡亚明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改革开放初期,他率领我国第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日本、美国,促进了我国高校的对外交流。1980年,匡亚明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穆勒校长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也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实体机构,开创了中外联合办学的先河。

现如今,他的思想也将正式“出海”,走向更远的世界。纪念活动上,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现场发布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出海计划,学校将通过读本、剧本、绘本等多种形式,让《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皇皇巨著在AI时代,从华夏大地走向世界,同时,南大还将设立中国思想家研究国际青年学者奖,依托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海量数据,培育真正知华友华的青年汉学家,让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在全球薪火相传。

(摘自《扬子晚报》杨甜子/文)



现在三味书屋的布置和寿镜吾照片

次鲁迅因家事迟到,受到了寿镜吾先生的批评。鲁迅没有作任何解释,而是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刻下了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用以警戒自己。这个故事是鲁迅后来亲口讲给许广平听的。1956年,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到绍兴探访三味书屋时,在手电筒的光亮下,终于在那张放在东南角落的课桌上找到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这个“早”字至今仍陈列在三味书室内,成为激励后人的生动教材。

(据澎湃新闻 亦鸣/文)

## 婆婆的睿智

李菊香

清明时分,风和柳新,我

不由又想起了那位已经走了一年多的老太太。婆婆九十多岁时,仍然头脑清楚,起居自律又讲究。她和儿女们合影,端端地坐在正中,气色和仪态居然是最显眼的那个。

婆婆早已与年龄和解,坦然接受衰老。她装了满口假牙,假牙吃东西方便,只是不能用力啃咬。我洗个桃子给她,她会一脸羞赧地还给我。我把桃子切成薄片,她就慢慢地吃掉。她和假牙相处和谐,好像那就是她的牙。

婆婆很体谅人,我做饭水平不稳定,婆婆却配合得极好。做面条,她吃一碗;做米饭,她也吃一碗。盛十分满,她

### 树状的幸福

黎戈

人就像树一样,肌体自有排异性,只能容纳和自己一样质料的东西。所以人在感情上只能顺势而为,天然爱上的人,十年后还一样爱着。有时在意外情况下也会产生情境关系,身在其中的人虽勉力培养,但怎么都爱得不浑然——内在自我不停地排斥一个本性不喜欢的类型,且分泌出自我厌恶。只有符合本心的爱,才是滋养人的,不让人内耗。

人的成长,也应该像树一样,由上及下,在根部汲取营养,输送到枝叶末端。

对人而言,这就是在经验和实物中学习,关照本心,凝结成体悟,指导之后的生活。而这个程序,如果被倒置,打个比方,不断有人在前方以超前理论揠苗助长,而你的体验其实没走到那一步,也就是说,心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经验,那么你的骨骼会被拔得脱臼。而经验与心的不同步,会造成“虚相”,是不能承重的,迟早会坍塌。

(摘自《时间的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也吃完;盛七分满,她也不肯添。婆婆始终留有余地,碗里欠一些也算饱,略多些也尽力吃完。这余地,免了做饭人的尴尬。

婆婆遇事波澜不惊,总是大而化之。她吃饭不挑剔,问她吃什么,永远是“都行”。我虽挑着软烂的饭食做,但是否可口却难确定,若非要问,也只有“好吃”二字。有一次菜极咸,我兑了水才吃下,婆婆竟不动声色地吃完了,脸上没露半点情绪。她让我想起弘一法师的那碟咸菜——咸有咸的滋味。也不知我要修多少年,才能品透这咸淡滋味。

主动放弃听力是婆婆的睿智。婆婆耳背,却不肯戴助听器。她选择听不见,免去了许多烦恼。婆婆有八个子女,

### “城市的眉毛”

潘志豪

我每到苏州,观前街是必去之地,因为那里有一家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文学山房旧书店”,我一直记得老店主的一句妙语:“(旧)书店,就像一座城市的眉毛。”

说得真好!在人的脸上,眉毛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真的少了两道眉毛,再漂亮的容貌也大打折扣。

行笔至此,我想起了“巴黎的眉毛”。说起巴黎,人们就会想起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和香榭丽舍大道的衣香鬓影。然而在风光旖旎的塞纳河两岸,竟鳞次栉比地排列着绵延数里的旧书摊。而正是这些简陋的旧书集市,同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举世闻名的景观厮守在一起,相得益彰,展现出高雅的文化情调。

塞纳河畔旧书摊的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其间历经多次有惊无险的波折。最近一次是2023年7月,为保

我家保姆阿姨的丈夫,在城乡接合部租了一个小门面开修车铺;为了上学的儿女读书方便,家又租住在市中心。男人每天都去修车铺,天气好的时候也得骑一个小时电动车。有一年冬天,到处都在飘着小雪,路上结了冰,骑车很危险。阿姨劝丈夫不要去了,全年无休,就趁机歇一两日吧。

不时有人来电问候,听力不佳的她自有一套应对话术:饭后就说,吃过饭了;别的时间就说,挺好的,不用惦记。一次大姑姐来电,娘儿俩聊了好一会儿。婆婆挂了电话就问我:“谁啊?是珍珍爹?”我笑喷,连男女都没听出来,分明是珍珍娘嘛!电话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感受到彼此的牵挂。

心宁自安,静极生慧。婆婆像个观察者,时常安静地坐在那里,看日出日落,看我们上班去,又下班回来。她说话简洁无比,像删繁就简的三秋树。

周年祭扫去看她,坟头的小柳树柔枝轻扬,似她的温和从容。

(摘自《今晚报》)

小时候常溜进礼堂看戏,戏台两边分别写着“出将”“入相”,演员或拿着马鞭或拿着红缨枪出来,锣鼓一个劲敲,演员正脸亮个相,或策马奔腾,或枪来枪往。我就很好奇,转到那帘子的后头去看,台后全是大箱子,刀剑凌乱,花花绿绿衣服一地。待帘子一挑,演员下了台,喝茶谈笑,完全没有舞台上那么神秘、严肃。原来,帘子外是故事,帘子里是生活。这帘子,隔着的是“虚”与“实”。

邻家小叔叔结婚,我们小孩子看闹洞房。新房门帘子被掀起来斜搭在门沿上,许多人杂沓着进来看热闹,床边是一个红漆的马桶,上面蒙着红彤彤的花布。这帘子外是厅堂,帘子里就是私密之地。这帘子,隔着的是“显”与“隐”。

早先看过一个故事。讲村里的两姑娘好得不得了,这个讲自己的隐私,那个就讲自己的秘密,为的是互见赤诚之心。这样循环着,终有一天无可为继,打成了死结,那无遮挡的友谊也戛然而止。我想,她们之间可能缺少一个“帘子”。朋友之间也需要书画里那样的“留白”,取舍适宜。这帘子,隔着的是“予”与“留”。

我觉得马尔克斯的一段话说得形象至极,他说,“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之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抽象的,你不知道。”这句话真的很精妙,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一旦这帘子没有了,你就直接面对死亡了,其他人的生死、宗教的说教、哲学的解构,都没有这个直接可感。这一帘隔着的是“生”与“死”。

(摘自《扬子晚报》)

(摘自《新民晚报》)

### 使命感

莫小米

男人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雪更大了。他摸黑起来,说要去修车铺,昨天有几个老顾客打电话来预约修车,因为他价格公道、技术又好,平时都在他这儿修。

男人这天到晚上10点才回家,很多路段需要推着电动

车走,阿姨全家等他回来才一起吃饭。虽然没几单生意,但男人很开心:“都是熟人,我不去,他们怎么办嘛……”使命感不只是大人物和崇高职业者的专利。对于普通劳动者,被人需要,让人惦记,对得起他人的信任和等待,也是使命感。(摘自《燕赵都市报》)